

<<耳食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耳食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301736

10位ISBN编号：7533301730

出版时间：2004-1

出版时间：齐鲁书社

作者：乐钧

页数：265

字数：2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耳食录>>

内容概要

天下至文，本无定质，譬诸夕霞布空，倏忽异态，飞英绣水，纵横成章。

要须自出机杼，为一家言。

虽墨卿游戏，三昧可参，不必高文典册，始克与金石并寿也。

吾友莲裳，早负俊才，高韵离俗。

以梨花之笔，抒镂雪之思，摭拾所闻，纪为一编，曰《耳食录》。

事多出于儿女缠绵，仙鬼幽渺，间以里巷谐笑助其波澜。

胸情所寄，笔妙咸鞅，虽古作者无多让焉。

同好诸君，请付剞劂，适仆至都，因属为叙。

夫隋璧汉珠，荫映山海，岂藉誉者以增重哉？良以寄兴偶同，寓言多感，梦簧得友，乐奏先声。

残暑初退，兀坐紫藤之阴，追忆旧闻，手草数则，还以质之作者，而为述其梗概如此。

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，作品繁富，蔚为大观。

本书所选收的作品，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。

这些作品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，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
对于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。

<<耳食录>>

书籍目录

出版说明序自序重刻耳食录序叙卷一 夕芳 邓无影 云阳鬼 石室虎 青州贾 张将军 方比部
樊黑黑 谭襄敏夫人 蕊宫仙史卷二 刘秋崖 煤夫 钱氏女 邻虎 胡好好 梦中宾主 西村颜常
上床鬼 红裳女子 牛豕瘟鬼 雪媒 英巨山神 佑清寺僧 无赖子 余老人 文慧禅师卷三 蜀
商 毛生 卖酥饼者 张小姐 三官神 邹忠介公 市中小儿 长春苑主 梅花美人卷四卷五卷六卷
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耳食录二编目录 二编卷一 二编卷二 二编卷三 二编卷四 二编卷
五 二编卷六 二编卷七 二编卷八校点后记

<<耳食录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刘秋崖 临川刘秋崖先生，旷达士也。

冬夜读书甚勤，常忘寝。

邻有少妇，亦夜纺不辍，声相闻也。

一夕漏二下，闻窗外寒窸有声响。

于时淡月微明，破窗窥之，见一妇人，旁徨四顾，手持一物，似欲藏置，恐人窃见，屡置而屡易其处。

卒置槁稻中而去。

秋崖烛得之，乃一麻绳，长二尺许，腥秽触鼻，意必缢鬼物也。

入室闭户，以绳压书下，静以待之。

已闻邻妇辍纺而叹，叹不已，复泣，穴壁张其状，则见缢鬼踞妇前，再拜乞求，百态怱怱。

妇睨视数四，遂解腰带欲自经。

缢鬼喜极踊跃，急自牖飞出。

妇则仍结其带，有踌躇不行之状。

秋崖知鬼觅绳也，无绳必不能为厉，遂不呼救，而还坐读书。

有顷，闻鬼款其门，秋崖叱曰：“尔妇人，我孤客，门岂可启乎？尔能人则人。”

鬼曰：“处士命我人，我人矣。”

则已人，曰：“适亡一物，知处士藏之，幸以见还。”

秋崖曰：“尔物在某书下，尔能取则取。”

鬼曰：“不敢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去耳！”鬼曰：“乞处士去其书，不然，恐处士且惊。”

秋崖笑曰：“试为之，看吾惊否？”

鬼乃喷血满面，散发至腰，舌长尺馀，或笑或哭。

秋崖曰：“此尔本来面目耳，何足畏！技止此乎！”鬼又缩舌结发，幻为好女，天袅而前，示以淫媚之态，秋崖略不动。

鬼乃跪拜而哀恳。

秋崖问欲得绳何为，曰：“借此以求代，庶可转生。”

无此则永沈泉壤。

幸处士怜之！”秋崖曰：“若是，则相代无已时也。”

吾安肯为死者之生，使生枉死乎？冥间创法者何人？执法者何吏？乃使生者有不测之灾，而鬼亦受无穷虐也。

庸可令乎？吾当作书告冥司，论其理，破八例，使生尔。”

鬼曰：“如是则幸甚，不敢复求代矣。”

秋崖取朱笔作书讫，付之。

鬼曰：“乞焚之，乃能持。”

焚之，而书在鬼手，复乞绳，因去其书，绳亦在鬼手，乃欣喜拜谢而去。

还视邻妇，亦无恙。

煤夫 崇仁三十九都，有山产煤。

村民穴而取之，地道数里。

洞口为大棚，以防霖雨。

洞内每十数步，支以木桩，以防崩塌。

然葬其中者不少。

一日，取煤者闻洞壁中人语曰：“速出我，迟则死矣！”金谓遇鬼，相顾骇愕。

有雄子胆者应之曰：“尔死此，数也，毋为厉，出当祭尔。”

壁中人又曰：“我某村某人，固未死。”

其姓名，则众中某甲之父，三年前压于山中者也。

<<耳食录>>

其家久延僧道招魂追荐矣。

于是众益骇，曰：“今日竟遇活鬼耶？尔子在此，勿得作怪！”相与急奔。

壁中人闻之，亟呼某甲名曰：“尔既在此，忍不救父耶？”甲大号，因寻其声所在，挥锄开土。壁既穿，一人蛇行而出。

甲携至洞口，呼众，众犹不信。

谓鬼当畏日，急拆棚露日以验之，果甲父也。

叩其不死之故，曰：“山塌之日，我适立于支木之下，得不压，然前壅不能出，自分长埋矣，悲泣不已。

倦而倚木成熟睡，适闻挥锄声而觉，故相呼耳。

”既闻已历三年，其人乃言：“吾如片刻也。

”遂与子俱归。

后三十余年始死。

闻诸巨材吴君云。

钱氏女 郭氏子聘钱氏女。

亲迎之日，鱼轩至门，得二女自轩中出，声音、笑貌、服饰无纤毫差异，彼此互相争辨。

其家惊怪，亟召其母家。

既至，二女皆泣，就母怀与兄弟通款，皆曰：“请除妖妄！”母家亦竟莫能辨。

因令各疏母家事，纤悉皆知。

其母曰：“吾女左足跟有小黑点。

”就验则皆有之。

复各验左臂红印，印亦宛然。

以至手足箕斗，无不符契。

或私谓曰：“是妖怪所为，形声之间何难尽肖？彼必为淫媚而来，若于床第间试之，则或庄或谑，或淫或贞，真伪立见矣。

”郭氏子携二女就寝，观其所为，亦竟莫能辨。

试验之法殆穷，母忽心设一策，命立机于地，约曰：“能超过者为吾女；不能者，杀之。

”因掣剑以俟。

一女惶惑无策，涕泣自陈。

一女闻言，即跃而过。

因前砍之，应手而灭。

盖深闺弱女，步履艰难，安能跃机而过哉？其跃者之非女明矣。

此妖不及思，而为人所卖也。

邻虎 某贵人微时，有邻人猎南山，柙二虎而归，一牝一牡。

饲之既久，虎甚驯。

开柙出之，昂头扇尾，若猫犬然。

有私议者曰：“虎也至暴，奈何狎之？宜早为之所。

”意劝邻人杀之。

牝虎遂人立而言曰：“将以我为噬公者耶？则何为迟迟而与猫犬辈伍也？”时观者如堵，贵人亦在。虽异之，而各不畏。

虎于是如人行，历抱数人起，而复置之，若欲试其体之重轻者。

诸人皆辟易而奔。

复将抱贵人，贵人乃直其体，正其首，定神默虑，瞠目而视虎。

虎以爪微触贵人手，贵人不动；又微触其喉，复不动。

虎相视良久，遂咆哮而奔，牝虎随之，邻人追之莫及。

其为虎所抱数人，旬日内皆死。

贵人后官至尚书。

胡好好 天津何生，有别业临河干，距所居三里许。

<<耳食录>>

妻张氏，美而妒。

生素狎邪，而惧为张觉，每托故居别业，乃得一宿妖妓，再纳淫姬，而张不知也。

候值清明，天气晴朗，花柳烂漫撩人。

生河上翱翔，逢一少女，淡妆素服，袅娜而前。

生注盼略不移睛，女亦目成。

生挑之曰：“何处丽人？独行何处？”女低应曰：“觅渡。”

”生曰：“地非秦淮，人如桃叶，渡江不楫，乌能不畏横流哉？”女笑曰：“既已知之，不解迎接，饶舌何为？”生狂喜曰：“迎接久矣，乞降芳趾。”

”女以目示生，生会意，乃前行。

女遥遥相从，途人莫之识。

既至别业，不暇问姓氏，成欢而后言。

女自云胡氏，名好好，新寡，夫族单门，邻童暴横，惧为所辱，将逃之母家：“不意阻影津梁，复见诱于吉士，幸勿见委，虽列身妾媵，所不辞矣。”

”生心畏妻妒，噤嚅难言，不觉有负心之语。

女频频曰：“薄命之人，不自持慎，荡情再辱，亦复何憾？诚恨既覩君子，旋复弃捐，遂如杨柳东西，客舟空舫，含冤茹叹，惭恧无穷。

惟有赴长流以自洁耳！”言罢泪零，不胜悲悼。

生不得已，告之故，女收泪言曰：“郎诚见采，是亦何难？妾母家近在河西，一苇可杭。

花月之宵，便与郎会；风雨之夕，便与郎离。

以此地为王司空别业，宁有犊车尘尾之诮乎？”生曰：“计亦甚善。

第一水盈盈，屡使天孙夜渡，奈罗襦之沾露何？”女曰：“君勿忧。

家有渔舟，少习水性，伺家众就寝后，便可击楫渡江矣。”

”既而期会数月，殊无失约。

生自清明之游，托以读书辞家，长居别业，不复归卧张所。

张亦不往，唯一介往还而已。

久之，生恐张见疑，昼日归家，将图荐夕。

遥见一少年书生，形容都丽，径入其室。

生怪之，伏门外而察焉。

闻妻迎谓书生曰：“胡郎今日来正好，吾正念尔也。”

”遂闻共入寝室，淫声蝶语不可听。

生大怒，突入中门，求剑不得，求仆婢不得，乃厉声呼妻，问：“尔室何人？”时张方与书生交欢，猝闻生至，股栗不能出声，欲推起藏匿。

书生紧抱张，不令脱。

且淫且笑，神色自如。

事终，仍抱张而卧，不令著衣挥。

张窘极，因大呼：“有贼！”书生亦大呼曰：“吾尔夫也，贼安在？”时生已冲入寝室，启帷发被，将执书生而斩之。

瞪视大惊，连曰：“怪事！”第见抱妻而裸卧者，非书生，乃好好也。

好好见生，回眸微笑，仍抱张不释手。

张怖惧稍定，乃见书生化为丽女，转复惊骇。

生瞪视呆立，半晌无言。

倏忽之间，好好又变书生矣，对生而淫张，张羞惭无地，宛转娇啼。

生知是妖怪所为，攘臂登床，从中攀之。

书生舍张而抱生，张手足仍若束缚，略不能运。

而生眩惑之际，视抱己者则又好好也。

谓生曰：“郎乃忘我，不记别业共枕时耶？”遂以一手按生胸，一手褫生衣，与交欢焉。

生初力争，竟不得动，而为好好所拨，颇复不自持。

<<耳食录>>

既而力竭，偃卧厕身于二女之间，恍惚如梦。

左抱右拥，转觉欢洽，而怖怒之情顿消。

好好乃笑曰：“与君同寝者半载，与君妻同寝者亦半载。

日夕之间，两地酬酢，曾无休暇。

虽浥彼注此，于我无与，然本图合内外，傅兼宠，以为同类光。

今既交恶矣，尚何留焉？我素性廉洁，不欲媚人而有所取。

适所受于君者，原仍还之君妻，吾事毕矣。

”眨眼之际，复成书生，与张媾精。

张无如何，唯有顺受。

生亦倦怠已极，睨视而已。

夫妇相对，各有惭色。

良久，书生整衣下床，鼓掌大笑，举手高揖曰：“吾去矣！”变为野狐，腾跃而出。

遂不复至。

初，生以清明之游而不反也。

次日书生造访其家，张见而悦之，三见而通焉。

邻人咸闻而丑之，而生不知也。

至是，狐乃自泄其事。

非非子曰：子與氏有言：“杀人之父者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者，人亦杀其兄。

”当生之如河上也，邂逅粲者，得遂其媾，将赋《蔓草》焉。

岂知振万于其宫者，即此抱衾于其室者哉！一身两役，报亦巧矣。

嗟乎！依古以来，定娄猪于闺中、活秦宫于花里而曾不顾者，又何多也！梦中宾主 客有以事造主人言者，值主人有他故，未遽出。

客坐厅事待。

久之，偶倦而伏几。

主人既出，见客睡正酣，不欲惊之，乃亦伏几。

少顷客醒，见主人于旁鼻声*然，因复睡而不相呼。

顷之，主人觉，而客睡如故，乃亦复睡。

比客再醒，日已昃矣，恐主人觉而延之，趁日而归。

既而主人见客出，亦趋入内。

宾主竟日相对，未晤一面，未交一言。

闻者谓为梦中宾主。

蜀有商人某甲，居货汉口，性诚朴而不善持筹，每为同伙者欺蔽。

商知之，亦不较。

一日，独立店门，有美人翩然而入，直上其楼。

商疑为倡女——而同伙者之私之也。

将召而诘之，美人从楼上语曰：“君勿疑，吾乃狐也。

欲僦此楼，故来耳。

幸日以白饭一器饷我，当有以报。

”商诺之，不复言。

即以饭往，寂无所见，信其果狐也。

设饭而下。

抵暮往取器，则磊磊在碗中，视之白金也。

商惊喜。

次日复设饭，复得金如前，日以为常。

同伙询知其事，因先往取器，冀得金，至则碗中饭如故。

乃笑谓商诳己，倾其饭而下。

及商往，则金也。

<<耳食录>>

同伙恚曰：“金自楼出，公物也，当均析之。

商未应，而楼上语曰：“吾以金子某，赏其朴也。

若辈盗贼其行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，不罚幸矣，复望得赏耶？敢言析金者，尝吾石！”语毕，有石掷地上，地为之裂。

伙惭且惧，乃不敢言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